

彩妝血祭

他們終於能到那事發之地去弔祭。

離那事件發生，已然近五十年。

他們選擇從午後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活動。那近半個世紀前的黃昏，在首善之都臨河的馬路上，開始了那事件，往後高達數萬人的大屠殺，及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戒嚴與白色恐怖。

(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台灣脫離五十年的日本統治，台灣人民歡欣慶祝回到祖國中國的懷抱。然而，來接收的祖國軍隊穿著藍襖、穿草鞋，與台灣人民預期差距十分巨大。軍憲且軍紀敗壞、作威作福，甚且劫奪財物。)

他們將在午後於鄰近的一座公園聚集羣衆，遊行過首善之都現已規畫入舊社區的幾條重要街道，在黃昏時分來到那事件發生之地。

時節仍是冬日，依氣象預報，雲雨帶籠罩在島嶼北部上空，滯留不去，是日整天陰雨，所幸雨勢不會太大，會是冬日慣有的綿細冬雨。

他們預估來的不外幾百人，天雨陰寒又非假日，這些俱是緣由，但更重要的，他們都知道，即便有關當局同意家屬以弔祭為由進行活動，但在持連數十年的逮捕與入獄陰影下，參與遊行的，畢竟仍是那些常「走街頭」的人。

（來接收的祖國政府貪污腐化，中國來的大陸人假公濟私、壟斷權位，造成全台灣生產力大降、米糧短缺，物價暴漲，失業人口激增。

新來的祖國政府，以「征服者」姿態對待台灣人民，「光復」一年四個月後，終於爆發了「二二八事件」。）

他們終能公開集會弔祭那事件的受難者，雖然申請通過的只是一個家屬們的追思聚會，畢竟是近五十年來第一個公開的儀式。

便有消息紛傳，是日要公開的，還有從未出土的極珍貴資料。而耳語祕密流傳，那係是一批死亡之像。

某一個至今不知是誰的受難者妻子，事件後偷偷運回死去丈夫的屍體，親自為他淨身著裝，料理後事，還盡可能修補好丈夫被刑求槍斃的臉面，用的，據說不外她閨閣常用的針線刀剪。

她還以相機，以各種角度各個細部，拍下死去的丈夫，包括被刑求殘破的臉面身軀，還有經她修補後的最後遺容。

這些照片，不僅被小心的珍藏下來，還經新近科技放大處理，且為數甚多，一經公開，可做為絕大多數一手資料俱被毀棄的那事件最好的佐證之一，及最真切的血淚控訴。而傳聞紛紛：究竟是否真有這樣一批照片，是否真會在是日公開？

前一日

他們安排要將這第一次公開的弔祭活動，拍成一支錄影帶存留。

錄影帶除了記錄當天的活動外，還包括受難家屬訪談，並請各方學者專家、知名人士，對事件做一番陳述，以期多方面留下資料做為歷史見證。

那親反對陣營的女作家，由於是其時少數具知名度、又願意公開來說這事件的作家，自然在邀請名單內。女作家也欣然應允，事先與錄影帶製作小組及導演要做商談，便在弔祭前一天，應約前往一位化妝師的工作室。

首善之都新興的東區櫛比鱗次一幢幢高樓建築，電梯上樓，總會是一長條走廊有四、五個到十幾個住戶單位，一個個緊閉的門上釘著門牌號碼，制式的——

××路×段××號×樓××號之×。
（門後面會是什麼？）

女作家走出電梯，無從分辨她尋找的號碼得往右或往左轉，稍一遲疑，還是往左。她仍有這

樣的習慣：右代表右派、統治者、保守、極權……。

在那樣的日子前，她決定往左轉。

但她錯了，左轉後門牌號碼依次遞減，她很快折回，走過電梯，來到長廊另一端，赫然前面

又是一條交叉走廊，這一次，她沒有什麼遲疑的往右轉。

但她又錯了，她重新回頭，來到走廊盡端，才找到一路找尋的號碼。門開後她看到一堆陌生人，都很年輕，她不知道是否又找錯了，有人，不記得是哪一個，總

之是個男聲，出聲招呼叫了她名字，說導演等一下來。

女作家進入一個小小的化妝間，只有三張椅子，每張椅子前一大面落地長鏡，在黑色爲主的牆面上幽暗的閃著光。兩張椅子上坐著兩個女人，頂著一頭髮捲，顯然正在燙髮，站一旁的化妝師，也是一身黑衣。

導演遲遲未來，女作家與那幾個年輕人聊著，知道他們是那實驗劇團的成員，來此爲明天的弔祭遊行活動演出做定裝造型。

「明天演什麼？」女作家問。

「沒什麼。」有個年輕人回答：「就是演二二八事件嘛！」

他看來二十歲左右，那四十幾年前發生的事件顯然對他無甚意義，他說「二二八」的語氣像說「漢堡全餐」一樣。

「怎麼叫演二二八，這麼大的一個事件。」女作家幾許不快。

「妳明天會來嘛！看了就知道。」

年輕人說。

然後一夥人繼續談一個新上市的電腦遊戲。女作家可有可無聽著，感到有人走近，是剛在替顧客弄頭髮的化妝師。

她同樣年輕，二十五歲左右，島嶼經濟起飛後才生養的一代，看似來自中、南部。在島嶼普遍的富裕環境下，有著那種近似天真的逸樂、輕輕鬆鬆的坦然不在乎。

她穿著一件上半身絨面、下半身人造紗的黑色長衣，加上一頭長髮，整個人黑糊糊的。一張素臉還不見任何一絲彩妝，不僅口紅、眼影、腮紅全無，連粉底都不會上。

女作家承認，她從來不會見過一個如此不似化妝師的化妝師。她們是一種行業通常以自己一張粉臉、一臉彩妝做示範：不見斑點才能說服保養品的效用，而彩妝正告訴你，看，我的功夫如此。

她們是將手藝就能用在臉上的行業。

然這連粉都不曾上的化妝師臉面雖還算白皙，但頰上布著雀斑，中等的五官也不見特別，加上一頭垂直長髮，一身可說全無「造型」可言，像一個普通從中南部到都會來討生活的女子。

女作家記起臨來前，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曾說，這化妝師有一個祖父輩的親人，也是發生

在近五十年前那事件的受難者，他在牢裏被刑求致死，家屬花了大筆錢領回的屍身，兩個眼珠凸出吊在眼眶搖晃，耳朵有一隻被削去，鼻頭不見，墨丸打破，十指插滿細針……。

「那批照片，據說在明天活動到達高潮時，會拿出來公布。妳有沒有聽到什麼其他消息？」

女作家四下環顧，那幾個劇團成員仍在一旁自顧說笑，女作家仍壓低聲音說。

「什麼照片？」

「妳沒聽說？」女作家訝異著。「就是那批『死的寫真』啊！我本來還以為那些照片說不定是妳的親戚拍的。導演說，妳不是有個親戚在二二八事件死得很慘？」

化妝師做了個可有可無的輕微聳肩動作。

「據說那批照片的衝擊力太大了，有關單位不計任何代價要施壓制止公開，所以到目前都不知道是哪個受難者妻子拍的，照片究竟在哪裏。」女作家稍停頓，不死心的繼續問：「妳沒聽過有親戚，替死去的丈夫用家裏的針線，一針針縫合被打爛的臉，拿化妝品修補傷口，還將整個過程用相機拍下來？」

化妝師滿不在意的搖搖頭。

「妳明天化好妝一起遊行吧！」尷尬中女作家轉移話題。

「我對那些沒興趣。」化妝師終於說：「我跟導演是朋友，合作過不少case，這也是個case，只是錢少些，朋友嘛，偶一為之。」

久等的導演終於來了電話，說他和工作人員卡在上一個採訪，暫時不能過來。要化妝師先替女作家做造型，好明天出現在鏡頭前有較佳效果。

而在那首善之都臨河的舊市區，距近五十年前發生事件所在地不過百來公尺處的一棟舊樓樓下，負責製作錄影帶的導演，從架在地上的Batacan鏡頭，凝視牆上一張反對陣營裏人們尊敬稱為「王媽媽」的年輕白紗婚照。

老照片經放大處理，遮蓋頭上的是那年代流行的垂長至腰間的長直白紗，在不清楚的顯影下，細部全無只作一團白影，乍看竟如披麻戴孝般。黑白反差下明顯可見高而寬廣的額、大眼睛薄唇尖下巴，雖有著無庸置疑的明麗風情，但絕非當時為人稱道的「福相」。

原是大稻埕美女，家世良好，送到日本讀「東京女子文化學院」，這類俗稱的「新娘學校」，學的是服裝、化妝、插花、家務禮儀這些「新娘」必備。

便是在東京經人撮合識得也來自大稻埕的王姓名醫獨子。婚事談到某個程度，女方家長以備婚為由喚回學業未竟的女兒，留守待嫁。而男方則等醫科進修完成，才回台完婚。

新婚之夜，天濛濛將亮，有關單位出動大批武裝人員，帶走新郎。之後判處死刑槍斃的理由是：家族成員在二二八事件中身亡，故心生怨恨，在日本涉入祕密叛亂組織，回台為顛覆政府做內應。

（那事件並不會在四七年發生後即結束，它還延續到五〇年代牽連的大逮捕與白色恐怖。）
做妻子的在丈夫被關期間，才發現自己懷有身孕，那原最被人稱道的「入門喜」。然新婚之夜
一夜纏綿之後，兒子出世，父親已不在人間。

王氏家族在歷經兩代（大伯父因參與抗爭，慘死於就發生在他們診所下條街街角那事件。他的屍體在河邊尋獲，臉面遭打爛無從辨認，所幸衣袋裏留有一張藥鋪處方箋，家屬在屍體腐爛多日後，才偷偷於夜晚運回），兩次遭逢令人談之色變的政治事件，家族散失了絕大部分家產，傳了幾代的藥鋪也因無人敢上門關閉。

娘家則礙於白色恐怖大逮捕的牽連威脅，兄弟們都不敢直接給予幫助，只一段時日後，勸仍美貌的女兒改嫁。

那原人人稱羨的大稻埋出名美女，帶著甫出生的幼子，在孤立中求生存，想到藉著在日本「新娘學校」所學得的化妝、服裝技藝為生。

依當時習俗，臨出嫁的女兒要「挽面」開光好做新娘娘。「挽面」通常由族裏一位福祿壽三全、有福分的年長女性，以長線繞住雙手，再纏成三角形線面的力度，在臉上縮壓擠拉絞去汗毛，以期有張光潔的臉數粉，並借重有福分女性開光討得一生吉祥如意之意。

出身家世良好，又嫁得大稻埋的仕紳人家，做小姐時更以手巧稱著，甫做母親的女人在哀淒之餘帶著遺腹子，想藉著「挽面」結合日本新學的化妝，好攢些紅包錢幫助家計，但即遭到最無

情的當面拒絕：

「自己少年就守寡，死禿的查某，命如此硬，不要說福分，免帶衰運來就好。這款剋夫的查某，還敢要替新娘挽面化妝！」

甫做母親、帶著遺腹子的女人，不僅頓失過往做小姐、少奶奶人人欽慕的地位，背負了命中帶剋的指控。她更清楚發現，潛藏在這表面理由下，人們蓄意的避逃與隔離，那政治迫害白色恐怖的恐懼，事實上才真如瘟疫，上百倍於她的所謂「硬命生剋」。

畢竟聰慧且如人所說的「見過世面」，她搬離居住的大稻埋，到那都市正興起的新市區，在巷道裏租得僅供容身的所在，幫人縫製衣服。

靠著一架陪嫁的「勝家」縫紉機，以她在日本「新娘學校」所學，她夜以繼日裁縫衣服，獨力養大孤子，為年老多病痛的公婆送終。

而島嶼在以外貿逐漸積累財富後，傳統新娘娘的「挽面」不再時興。找有經驗的化妝師來化妝成爲新娘娘的地位、財富表徵，在那特別的一天裏以最美的姿容呈現自己，勝過爲期求一輩子福分的開光祝福。

以日本所學的手藝，她成爲鄰近地區口耳相傳的著名新娘化妝師。

女作家坐上長條鏡子前的座椅。

一身黑衣、長直黑髮的年輕化妝師無聲的來到身邊。她不像上一代的化妝師，強調專業一定以海綿來上妝。她將乳液、粉底倒在左手背上，再以右手食指、中指沾著在女作家臉面上小範圍小範圍的點塗。

不會使用海綿的化妝師有一雙職業性粗糙的手，那行業在大量使用手指（比如做臉），磨得礪實的膚觸，便微略感到粗且帶硬度的指尖，在臉上一路推按過去，異物入侵的不快感覺。

（自己也以指尖上妝，為何不至有外物在臉上廝磨的嫌惡感覺，難道臉面肌膚亦如此私密而且排外？）

就算在不頂明亮的燈光下，只消片刻，女作家看到自己一張臉，均勻的全容光煥發的光耀了起來，像新換上一層肌膚。

「妳粉底上得真均勻。」女作家讚嘆的說。

接下來女作家還要更明白那化妝師可以有的功夫，她有那般明快的準確，一筆一劃乾淨、清確的落在她的眉眼。不一會，女作家看到自己一雙原不出色的眼睛，神采奕奕的鮮活起來，生動自然，不大看得出是上了太多顏色、加畫了線條。

「我以前看到人家化妝，妳知道，就是那種新娘妝，一定得畫得紅紅白白。沒想到，妝也可以這麼自然。」

女作家激賞之餘，問化妝師為何自己不化妝。

「化妝是工作，是畫別人，跟我自己什麼樣子有什麼關係。」年輕化妝師頭一仰，一甩長髮，滿不在乎的說。

女作家深深點頭表示同意。

「這是工作，但又可以拿來變花樣玩，玩得很爽就好。」

化妝師說著，仔細端詳女作家的臉，然後用一種誇張的、告密的語氣低聲道：

「妳兩邊眉毛高低不平衡！」

「真的啊？」女作家覺尷尬了，仿若眉毛不齊高有損什麼德行似的。「以前總以為，作家又不靠臉蛋吃飯，搞這些滿無聊的。」

「我幫妳修一下，等一下要畫才有型出來。」

「好啊！試試看，好玩嘛！」女作家沒來由掩飾著心虛。

化妝師取來一片極鋒利的白金刀片，就捏在右手拇、食指尖，亮森森的在臨向眼睛時閃著寒光，然後又是那粗糙的，引發生理直覺嫌隙的膚觸，這回是左手同樣肉實的指尖，按住眉眼處不動。隨著刀片落在眉上，女作家起了一陣雞皮疙瘩，緊閉上雙眼。而化妝師似乎原意要她如此，刀片移向眉毛與眼睛間，以眉為中心幾回向下刮剃後，方感到刀片與粗實的指尖離開。

（大概真剃去了許多眉毛！）

以眉筆和眉刷，化妝師刷出一雙起伏有致的眉，加上原畫過的眼睛，整個人凸顯且精神。

「強光和鏡頭會吃掉顏色，口紅要紅些。」

化妝師說著，邊為著塗上鮮紅的口紅。女作家不會反對，但看著鏡裏一雙同樣先經由唇筆描繪出唇型的紅唇，隱隱約約總覺得不妥。

加上腮紅，用細毛刷刷上頰邊陰影。從未讓專業美容師化過妝的女作家，雖明白自己臉上並非過往看到的濃重新娘彩妝，毋寧相當自然，但整張臉仍不習慣的「整齊」：弧度適切的彎眉、唇線內有型有樣的紅唇、立體凸顯的輪廓。

她的確從不會如此美麗過。但這樣在她臉面上找出線條、標示出切面的彩妝，仿若將她整張臉剖切開來，再以色彩重新塑造過一次般，看著明明白白是自己，但又好像不是。

在那以黑色為主的工作室，小聚光燈在大片長鏡熾熾螢光投影下，女作家好似看到兩張自己的臉，一張妝前一張妝後，正搖移的在尋求合併的可能。

「化這樣一臉彩妝，去參加「二二八事件」祭活動，適合嗎？」

女作家遲疑的說。

而那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，多年來憑藉著有限的資金、租來的機器，前往各種抗爭場合，拍下實錄現景。

除了做為資料存留外，他拍攝的畫面，永遠上不得官方掌控的電視台播放。在不准私人設置

電視台、報社、電台的其時，這便意味著他拍得的，絕大多數的人都看不到。唯一的管道，只有拷製成錄影帶，透過私有門路或抗爭場合、選舉政見會出售流傳。

便是在那由受難家屬發起，首次官方默許的「二二八紀念會」活動前一天，帶一名攝影助理的導演，在距今五十年前發生那事件不及一百公尺處的一棟舊樓樓下，等待是不是能上二樓拍攝王媽媽。

他識得「王媽媽」多年。認識時只有四十幾歲的女人，儘管生活拖累，卻似不曾減損她的美貌，反倒在歷經世事後，有了一份了然的沉穩。她的政治犯遺孀身分，雖遏阻了愛慕她的人，但許諾婚約的仍大有人在。然這個美麗的女人，在新婚之夜失去丈夫後，不僅不會再婚，還避開情愛風聞，真正是清白無瑕的信守一生。

兒子也不負做母親的冀望，長成一個除身高不頂高外，但五官如母親一樣秀緻美麗的青年。並繼承家族幾代醫生的職志，畢業自一流醫學院，成為傑出的內科醫生。

不再有經濟負擔，做母親的在兒子回大稻埕老家開業行醫後，全力投入反對運動陣營。她是那個在抗爭活動中永遠走在最前面，被鎮暴警察毆打血流滿臉、有一回還差點失去一隻眼睛、前排門牙有兩顆被打斷，仍不肯退縮，只有四個像力士一樣魁梧的女警方能抬她離開現場。

她的勇敢、堅持、無私，贏得反對陣營所有人的尊敬，人們齊聲摯愛的喊她——
王媽媽。

她陪著持連的逮捕中各式的受難者家屬絕食、靜坐；她為爭取海外「黑名單」返家一整個月在街頭露宿抗議；她散盡兒子行醫賺取的所有金錢，支助需要幫助的異議分子。她是所有被傷害者可以依賴的母親，反對運動的精神支柱，有她的地方就有愛、寬容、支持與撫慰。

王媽媽。

會不會那為丈夫修補遺容並拍下最後遺照的妻子，就是王媽媽？一個念頭突如其來的進到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心中（必得也是個膽識過人，勇敢堅強的女性）。

據聞那些照片，以極冷靜的角度，從頭一直拍到腳底，涵蓋了整個身體。並分別以全景、中景、近景對全身各個部位拍攝，清晰的暴露出死者身中十來槍才斃命（為懲罰他的不屈不肯招供牽連他人），還巨細靡遺的拍攝出在人體上所造成的最慘絕人寰的酷刑與傷害。

更聽聞為顯示死者全身骨頭被寸寸打斷，有照片裏是年輕妻子一雙修長纖手，扶起一截手臂、小腿，而斷骨無力支撐，便在纖手握住的兩端向下垂彎。

轉述的人還說，那做妻子的人，在拍攝照片時必然處在一種幾近瘋狂的冷靜，為呈現周身十來個槍孔、臀部被割的寸寸切口，幾分辨不出眼嘴鼻的臉，屍身下還特地襯上淺色的單色布巾，以在黑白照片中凸顯血跡與傷口。

在照相仍不普遍，相機更非尋常人能擁有的其時，一定得十分優越的家境且觀念時新，才會家裏擁有相機，一個女人家並懂得如何操作拍攝。

或者，那做妻子的，用了什麼方法，讓開照相館的人協助她，這會解決接下來沖洗照片的問題。否則，她又如何沖洗照片？（誰敢在當時介入這種足以被株連的事情？）

會不會是王媽媽？可是她事實上算不上二二八的直接受難者（一定是二二八受難者嗎？也可能是白色恐怖的犧牲者）。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在驚嘆中陷入深思。

終於在等候多時後，從樓上下來一個滿臉憂容的中年女人，示意導演與扛著機器的助理，跟隨她身後走上老式透天樓房不寬的樓梯。

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如預期看到那具棺木。

卻原非料想的中式傳統木製、上有巨大「福」字的壽材，而是西式盒狀銅棺，長直一條。他記起曾聽說這棺木是從殯儀館送回家中，裏面放滿乾冰、以防屍體腐化。

（那銅棺內木質內棺，未曾上釘、未曾封閉。）

然後，他看到好似脖頸全無從支撐重量、整個頭嵌倚在銅棺凹處的王媽媽臉面。

如若不是心理有所準備，他真會認不出她來。儘管王媽媽一頭頭髮仍如過往梳理整齊，但全成白髮，那樣白線般的白，毫無生息、像線做的假髮。她的臉面，倏然消瘦後，過多的臉皮塌下來在臉上堆積成一窪一坑、縱橫交錯的紋路與坑洞，整個五官，失去原來形樣。

「王媽媽。」

有人輕聲呼喚，王媽媽未曾動彈，好似全然不曾聽聞。喚她的人來到她跟前，蹲下身來，是

個中年女人，手上端著一隻塑膠臉盆，盆裏的熱水騰騰的冒著白煙。

「王媽媽，我來幫你揉揉腿。」中年女人輕聲的、安撫的說：「醫生說你再跪下去，兩條腿會廢掉的。」

王媽媽仍不會有任何動作，甚且眉眼都不會動一下。

中年女人從滾燙的熱水中撈起一條毛巾，十指捏著擰乾毛巾，燙得一手通紅，但將冒熱的毛巾敷在王媽媽跪坐的雙腿上，再來回拭擦、按摩。

許久後，那原灰青色但腫脹的腿，才略見膚色回潤。

一整個黃昏，兩、三個女人，大都是中年，輪替的端來一盆盆熱水，為王媽媽拭擦熱敷雙腿。而跪坐的王媽媽，眼睛專注的注視著棺木，嘴唇微動，出聲唸著。

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仔細傾聽，她一再反覆唸的，只有六個字：

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

在窗外全籠上暮色，女人們才停下端進來熱水。那第一個幫她熱敷的女人再度走近，這回手上拿的是個托盤，上有一碗稀飯及幾樣小菜。

「吃點東西吧！妳已經五天五夜不吃不喝了。」中年女人說，抬起一隻手抹去眼角流下來的淚。「明天就是二二八，紀念會就要舉行了，妳一定得去參加這個活動啊！」

王媽媽仍似不會聽聞，但停下嘴裏的誦唸。

「妳要吃點東西。」中年女人繼續說：「才有力氣去遊行，妳還要去放水燈啊！」

先是眼球慢慢可見轉動，隨後，王媽媽遲緩的轉過身，危顫顫伸出手從托盤上拿起湯匙，張開口，將稀飯一口口的放進嘴裏。

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，透過鏡頭，看著一張僵直似面具的臉，隨著嘴、下顎的上下開闔，機械似的牽動。只有那流盡淚水凹陷乾枯澀塞的眼睛，青黃色濃濁眼白包圍的眼瞳，迷迷糊糊濛濛有光影閃動。卻是眼角隨著咀嚼時臉面肌肉牽動，裂開滲出，一絲絲紅色的血水。

而王媽媽持連的張嘴，將稀飯一口口挖進嘴裏，嚼咬後並試圖要吞嚥。然那整個脖子食道，似已全然封閉，根本不理會從嘴下達的指令，便見整個脖頸處的筋全痙攣的抽動起來，脹得整個脖頸臉面一片黑紅，而後哽咽著一陣緊縮，裏面的稀飯便再也含不住，連湯帶粒，全噴吐出來。還一定嗆到氣管，接著王媽媽驚天動地的大咳起來，咳到有利那整個人虛脫昏倒過去。

一旁幾個女人驚怕著全圍攏上，有的拍背、有的試圖將王媽媽嘴張開，挖出殘存的稀飯。一陣折騰，王媽媽緩過一口氣，以一個輕微的動作排開眾人，重拿起湯匙，依然將飯粒挖進口中。

明顯可見是靠著極大的意志力，她成功的將嘴裏的食物咀嚼之後吞下。然後，如此專注的、好似她生命最首要之事，便是吃下那碗稀飯，她果真一口接一口的，悉數吃盡。只看來她全然不知自己在吃著什麼。

稍作休息，王媽媽支撐起跪坐的身體，直直的面朝棺木跪起身子，眼睛凝盯著棺蓋，嘴裏出

聲喃喃誦唸。

她反覆唸誦的，依然只是那六個字：

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

大半個小時，在唸了有千千萬萬遍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後，似再怎樣的意志力也無從支撐，王媽媽才整個人垮倒歪躺下來。

適時上樓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，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認出是王媽媽兒子醫學院的好友。

醫生走上前去，從手提黑色出診箱中拿出早準備的針劑，注進王媽媽扎滿針孔的手臂。幾個人合力將王媽媽抬放一旁一張小床上，醫生爲她掛好點滴。那幾個中年女人，將王媽媽四肢攤平，仍以雙手，不斷爲她全身搓揉按摩。

「這裏有我，妳們先去休息。」醫生說。

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，走下那老式透天厝的樓梯，屋外，天已經全黑了。

是日

他們在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二十八分，聚集在近五十年前發生那事件不遠處的公園。他們有幾百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全穿著深色衣服。許多人手中捧著那事件被殺、或失蹤（意思是連屍

體都不曾尋獲）的親人遺照。放大的黑白照片上大部分是男人，間雜也有女性，大都不老，中、青年一代。

然年歲不大的人像，在在透露著死去的訊息，他（她）們必然是死人，從他們的穿著，那三〇年代特有的衣飾，男人豎領的白襯衫、領結、寬領西裝外套；女人的直身旗袍、開前襟素色洋毛衣，一式的平日衣著，但俱明說著他們死亡的遙遠年代。

他（她）們必然是死人，而且死去多時。

（新近死的人會有穿現今、或晚近衣飾的照片。）

他（她）們臉面上還有那樣明顯的「過去」神情，在那照相仍未十分普及的時代，除非明星、專業模特兒，少有人能在鏡頭前顯現自若的神情。

他（她）們便多半魯拙著一張臉，眼睛僵呆的直視，臉面賭氣似的臭硬著，一整羣的出現在近五十年後，四周高樓環繞的市區小公園內。

他（她）們必然是死人，而且是死去多時的人，只有他（她）們才有老照片裏那般魯直笨拙的神情。然也正是這樣的神情，平添了無盡的冤屈氛圍。

那黑白昏濛頭像，多半爲紀念生活中某一個時刻所拍，既無意有天會成爲靈堂上的遺像，更不會想要有一天做爲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。然這些冒著危險被家人、朋友珍藏下來的照片，既不會有滿臉悲壯的烈士神情，也看不出滿面于思的算計之色，便十足顯示出他（她）們在那大

屠殺中的無辜角色。他們原罪不至死，卻無端被牽連，付出生命做代價。

無盡悲慘的哀淒，便從一張張老照片生活化的老式的衣著、「過去」的人特有的神情中，極其清楚的傳遞，明確的陳述：屠殺確曾發生，而他（她）們是為無辜的受害者。

而面對這些尋常的死者遺像，都能渲染出如此巨大的哀淒與無言的控訴，小公園紛傳的耳語中，每個人都確實感覺到——

那批「死的寫真」，會造成怎樣的震撼。

耳語轉述「死的寫真」慘絕人寰的刑求與槍決在人體造成的恐怖傷害，每一道轉述中，都加上不同的臆測與細節，而至最後，那批「死的寫真」集結了所有可能的恐怖、驚悚、戰慄圖像，在現場凝肅的哀淒中，激盪嗜血的最深沉潛藏的恐懼與仇恨。

儀式在二點二十八分如時舉行，一排道士在新搭起的祭壇前誦經，這略高起的洗石子地原是公園兒童溜冰場，現在吊掛著各式輓聯，各種字體在白布條上墨汁淋漓的寫著「二二八冤魂」，暈開的筆劃像流出凝固後黑色的血，絲絲湧流。

如氣象預告，細雨霏霏下著，淋落到身上原還不甚有感覺，時間久後，也從髮梢間滴落。有人撐起傘，為著要保護捧在手中的照片不被淋濕。

那啜泣聲傳出後，便似再難以抑遏，哭聲與啜泣，隨著道士超度亡魂往生的誦唸，接下來的教會儀式，整個下午此起彼落不會稍歇。

（即使在此至深的哀淒中，仍有眼光不經意的穿梭在手捧的死者遺照中，探尋著要找那批「死的寫真」。何時會公開？果真會在今日公開嗎？在這近五十年後第一次公開的弔祭活動中？）

而代表教會致詞的是幾十年來與反對運動共同奮鬥的長老教會，曾任神學院院長的神職人員，莊肅的說道：

「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，主，祢當年容許國民黨政權遠道來到台灣，容許二二八這款不公不義的事件發生，是對我們的試探，試探我們是否有堅信的心承受苦難。

「今天，我們終能第一次公開弔祭這事件的受難者，我要引《聖經》的話，因為你們於一切所受的逼迫患難中，仍舊存忍耐和信心，這正是上帝公義審判的明證。上帝既是公義的，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，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，與我們同享平安。

「主，我祈求祢饒恕我們的罪，如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，因為在今天首次的公開弔祭活動中，我看見了一個新的天地，期許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眼淚哭泣、悲哀疼痛，因為，以前的事都已過去了。

「祈願天父上帝垂聽我們的禱告，並賜給我們社會、同胞真正的安寧與和諧。《聖經》上不是說：總要肢體彼此相顧，若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，若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……。」

女作家未及聽完牧師所說，被叫到公園外停放的一部箱型車，那負責錄影帶製作導演用來裝

載機器的車。後座擠著劇團成員正在試服裝、假髮，紛紛喧鬧著如同一場化妝舞會。

忙著指示如何搭配的化妝師看到女作家，又是那種無可無不可的不在乎方式笑了一下，但熱絡的說：

「妳是最後一個，我還要趕回去做個新娘定妝。」

「其實不化妝也無所謂嘛！」女作家抬手拭去眼角的淚。

「不行，導演說妳得做串場介紹。」年輕化妝師一聳肩。「我負責要把妳弄得美美的。沒有妝妳在鏡頭上看起來會像公園裏那些。」

女作家不解。

「唉啊！妳真呆，像那些照片裏的人物嘛！」年輕化妝師戲劇化的壓低聲音：「妳說，那會像什麼？」

一陣不祥，女作家感到脖頸手臂全起了雞皮疙瘩。

化妝師示意助手先為她上粉底，助手使用海綿，便少去手指在臉上廝磨的膚觸，那種沒來由的嫌惡，肌膚與肌膚肉質還會帶體熱的接觸，奇特的被侵犯感覺。

（那臉面竟如此私密排外？然同樣也是質地略粗的海綿，何以只如異物掠過，不至留下不舒服的排斥？）

上好粉底，女作家感到厚厚一層全在臉上，來接手的化妝師笑著解釋：

「沒關係，這是職業用的粉底，這樣才有很好的遮光性。」

然後很快熟練的畫好眉眼，腮紅口紅一應俱全。

女作家看著鏡中的臉，這回真正覺得十分陌生。在走進公園後，還是拿出面紙將鮮紅色的口紅拭去一些。那口紅的附著性顯然很好，且層層相依，擦去外面光鮮亮麗濕潤的一層，表面顏色依舊，只是沉黯許多。

女作家來回拭擦，才看出口紅顏色掉落，但整個口唇髒髒的，像剛吸吮過血後，唇上沾著枯乾的血漬。

而公園內人羣紛紛聚在一起，遊行隊伍即將出發，環繞事發之地的此次遊行，將在黃昏時分進入老社區的主街，並從那棟老式透天厝前經過。

王媽媽站在二樓窗口，看完整個遊行隊伍在門口通過後，才緩緩轉過身來。

經過一整天十分合作的進食、休息、打點滴、被攙扶著稍走動，她看起來略有氣色，也能依著一枝柺杖走路。那幾個多日來一直伴隨她的女人，在王媽媽堅持下，加入遊行活動，只餘下一人守在樓下，以便不時之需。

王媽媽以同意二二八放水燈後，讓殯儀館的人抬回靈柩，換得在這最後的一個晚上，能在小樓上獨處。

寒冬又下著雨，五點不到，天已昏昏的暗下來。王媽媽拄著拐杖，從窗口走向擺於屋子中央的棺木。兩行淚水，從乾竭的眼睛中滲出，然陷入臉頰上縱橫的皺紋內，立即不見蹤影，只留下水濕幽微的極細閃光。

對著棺木併攏雙腿跪下，王媽媽雙手合掌胸前，眼睛凝神注視棺木，聚集所有的意志力，朝著張口出聲誦唸，仍只有那六個字：

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

南無阿彌陀佛，那快速一再重複的六個字，簡單但清晰，聲音聯結後好似成爲一道道聲波，真能穿越堅實的銅棺，遊走入木棺隙縫，隨著唸者無以倫比的巨大意志力，迴向躺於棺內的死者。

南無阿彌陀佛……

加護病房裏，她也只有一再誦唸這六個字，這是她唯一知曉與宗教相關的語彙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她成長的環境裏自然得知的詞語：南無阿彌陀佛。

兒子卻一直沒有醒過來，兩個星期以來，透過維生系統的支持，兒子並不特別顯得病耗憔悴，只是臉頰血色全無顏色一片灰青，那俊秀的臉面，還不時隨身體的痙攣抽動。

他一定在極大的痛苦中，就算他沒有清楚的意識感受痛苦，整個身體也一定在極大的不安中。他彎長的眉毛緊皺到額頭整個扭結起來，睫毛密實彎長的雙眼如此緊閉，好似無論如何都不願再睜開眼睛。

他並非在與疾病死亡奮戰，他是在消蝕自己的生命力，費盡全力逃避著要睜開眼睛醒過來。

他還一定懼怕著什麼，他血色全無的小巧唇瓣不斷開闔著，在呼叫著什麼，只是那聲音從來不會穿越唇隙，傳遞出來。他露出毯子外的手臂，間歇性的雙手用力握拳，到削瘦的臂膀青筋迸現。雙腿則痙攣性的抽動，有節奏的好似盡全力要往前跨步，但又無從奔逃。

……南無阿彌陀佛……王媽媽一再誦唸。……南無阿彌陀佛……

也會在睡夢中如此痙攣性的全身抽動，那一年，只有國三吧！兒子好似週期性的會在睡夢中呼喊慘聲厲叫。狹小的租來空間裏，他們只能睡在白天擺張桌子便成書桌、餐桌的榻榻米上。她一掀起隔在兩人之間的布帘，立即看到兒子這般扭動著身體，特別是下肢體，盡全力的要奔逃，但又全然無從跨步。

她喚醒他，兒子在乍醒後驚懼的緊摟住她的身體，常掐得她手臂一塊塊青紫，但俟他全醒過來，兒子便會裝作沒事，還反過來安慰她。

他一定害怕著什麼，卻從不肯說，爲著不要母親擔心。而做母親的以爲她知道他究竟害怕著什麼，只是無能爲力。

那陣子來「管理」他們的是一個很體面的軍人出身情治人員，如若不是中年肥胖，應該不失是個英俊的男人。他還相當得體，從來不似他的前任們，滿口威嚇，動輒要將他們抓去關、槍斃，逼他們要坦白海外又密傳進什麼消息，支使在哪裏動亂。

只他毫無需要的每天都來，一定在夜間，吃過晚飯不多久，傳來他站在門外有禮貌的敲門聲。而爲了方便客人來做衣服，他們的門非到夜深不會關。

一開始，做母親的以爲貪戀的是她的美色，過往不是沒碰到乘機要在她身上占便宜的情治人員，他們涎著臉對她說：

「睡一下嘛，給老子睡一下嘛，妳們這種女人，沒人敢碰，癢得晚上睡不著吧！」

看她不動聲色，只在裁製衣服的桌前緊握著剪刀比劃，有的便破口大罵：

「尙妳媽的尿，妳們這種女人，本來該將功贖罪，送到八三么去賣尿。尙妳娘，亡國奴，妳還以爲妳是什麼？」

與兒子間早培養了默契，聰慧的兒子便會做成像個成年男人，敬菸、張羅茶水套交情，四處走動，充分的凸顯屋內仍有第三者、他人存在，好遏止進一步的動作。

然眼前這個每晚登門的中年男人，不僅不會動手動腳，甚且不會出言戲弄（他要什麼？）。從小便懂得不讓美麗的母親落單的兒子，現在夜裏幾乎寸步不離母親。三人在小小的屋內，母親踩著縫紉機趕客人訂做的衣服，兒子做家庭作業、溫書，而那中年軍人，自願坐在一旁，漲紅著血絲的雙眼圓睜，一根接一根不停的抽著菸。

以著女人的直覺，做母親的不多久即會意那軍人夜夜困守在此，圖的並非她的美色。

可是他要什麼？

南無阿彌陀佛……南無阿彌陀佛……王媽媽持續誦唸。自加護病房那夜，她記起了那中年軍人形樣，那一張臉，便無時不出現她眼前。南無阿彌陀佛……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。

他們如時在黃昏時分到抵那近五十年前發生事件的所在。

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，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，在台北市太平町一帶查緝私菸。於天馬茶房前取締一名賣菸的中年寡婦林江適時，欲沒收林婦的香菸及身上的金錢，林婦告以生活困難，苦苦哀求。查緝員不允其請，反而以槍管敲破女菸販頭部，而致出血暈倒。圍觀的路人羣情激憤，羣向查緝員攻擊，查緝員一邊奔逃，一邊開槍，不幸擊中一名旁觀民衆陳文溪，當場斃命。民衆更加憤怒，包圍警察局和憲兵隊。要求交出肇禍的人犯正法，不得結果。）

遊行隊伍從近五十年前出事地點通過時，速度緩慢了下來，每個人都轉過頭來觀看，但少有人駐足停留。

女作家則在一陣錯愕中停下腳步。

那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顯然是布萊希特，著名的「史詩劇場」的追求者（他曾在德國戲劇學校進修）。依據追蹤調查出來昔日的「天馬茶房」，於今只是長排街屋中一棟老式樓房，全無「茶房」遺跡，導演也不會將它裝置回舊日形樣。只在臨街馬路上，安置一個跌坐在地上、手腳踢擺的女人。

明顯可見二十來歲的年輕女子，穿著一身要印證「昔時」的衣服，符合一般想像的斜襟細腰與未及腳踝的寬腳褲，布料是十足誇張的紅花綠葉棉布，過往鄉間用來做被套的那類花色。女人頭上還戴著一頂斗笠，腳上原該穿著一雙日式的高底木屐，但其中一只被踢得老遠，歪倒一旁。她手中抱著幾盒香菸。

（賣菸的中年寡婦林江邁？）

爲了要顯示年齡，二十來歲的女子臉上，被畫上了不少黑色直條的皺紋；額上數得出來的三條抬頭紋，眼角呈放射狀的鱼尾紋，還有嘴角兩道法令紋。更爲了要凸顯她是女性的彩妝，臉頰上被畫了兩團圓形的紅胭脂，那時代著名的「日本國旗」式的腮紅。

她還一定已經被打，因著她的額頭被潑上看來是要代表血跡的紅色汁液，但明顯看來像番茄汁。

（大陸人查緝員以槍管敲破女菸販頭部？）

而倒在路旁的女人，像一隻被翻倒、背殼觸地的烏龜——屁股著地、雙手雙腳不斷划動，機械似的重複掙扎的動作。她塗著兩團「日本國旗」的臉面，則隨著嘴大開大闔，誇張的在顯現驚恐的神情。

而遊行隊伍從她面前走過，注意到她，但不會停下腳步，只行進速度緩慢了下來。

「就是在這裏，就是在這裏！」人羣中不斷有人出聲。

（翌日上午，羣衆赴專賣局抗議，衝入台北分局內將分局長及職員三人毆傷。下午，民衆集結於行政長官公署前廣場示威，要求改革政治，不料，公署屋頂上的憲兵用機槍向羣衆掃射，死傷數十人。至此，事態一發不可收拾，全市譁然。商店關門、工廠停工、學生罷課、市民萬餘人已捲入洪流，警備總司令部宣布戒嚴。由於民衆占領廣播電台，向全台廣播。三月一日起，事件迅速波及全島，全省各大城市及許多鄉鎮皆發生騷動，憤怒不平的民衆攻打官署警局，毆打大陸人，以洩一年多來對新來政府的怨懣。軍憲員警則開槍鎮壓。）

「就在這裏，就在這裏。」

那姿態誇張、像隻烏龜翻倒臍肚四肢划動的年輕女演員，正對著遊行隊伍，不斷機械化重複明顯裝出來的驚恐與掙扎。她一身「仿古」裝扮，仿得如此盡心盡力，將想像中（畢竟間隔時間不算太長，仍有記憶充填想像），屬於那時代的一樣無缺的全加在她身上：

斜襟布扣細腰短襖（俗稱的大掏衫）

寬腳褲（俗稱的台灣褲）

斗笠

日式高底棕面木屐

「日本國旗」圓團腮紅

然她絕非林江邁。

近五十年後，一列遊行隊伍走經當年事發之地（從她身前走過），每個人心中都有著一個林江邁，那站在事件起端的販菸婦人。每個人心中的林江邁或略有不同，但大抵不脫灰衣素服、瘦弱窮困、為生活壓迫一臉凝思的中年婦人，臉上布滿被侵占的台灣人的悲情。

每個人心中也都有近五十年前那黃昏、販菸婦人林江邁，為來自中國大陸人查緝員用槍管敲破頭部的形樣：

她的額頭迸出激越的鮮紅血液。

（絕非番茄汁。）

她被擊後不支的委頓倒地，出血暈倒。

（絕非一隻被翻倒的烏龜般的坦腹跌坐在地，踢腿划手的掙扎。）

（數天來，全島各大城市的騷動仍未止息，各大城鎮的青年、學生、退伍軍人等組成的臨時隊伍，試圖控制軍警單位的武器彈藥，因此衝突迭起。但大部分多為臨時動念的烏合之眾。

八日晚，由中國中央派來的劉雨鄉所率的陸軍第二十一師，在基隆和高雄登陸，從南北兩向展開大規模的鎮壓並屠殺。在長達一週的鎮壓與屠殺中，當局雖捕殺許多直接參與暴動分子，但許多未曾參與任何暴動的社會領導菁英，也在被殺之列。

三月二十日，長官公署更開始在全省各地展開「清鄉」工作，進行更徹底的整肅與屠殺，各

地仍有許多人陸續牽連被捕。

二二八事件前後死亡人數多少？至今仍不明確，有數千人到十幾萬人之不同說法。但波及下獄人數，一般咸信達數十萬人。）

「就在這裏，就在這裏！」

那二十來歲飾演林江邁的女演員，以著全然不會被認同作林江邁的裝扮與動作，跌坐在近五十年前發生事件的「那」地點，由著她鮮明的異色造型，成爲了不會被忽略的指標。

然行經的遊行隊伍在錯愕中不斷有人自問：

「那賣菸婦人怎麼會是這樣的？」

不像林江邁的女演員也無從回復自己，她臉上的彩妝與一身仿古作舊衣著，便既非昔時也並不是現在的跨馳在時間的洪流中。而她的非昔非今，她的誇張特異，反倒任歷史的切口處找到安身之處——

在那已非往時的「天馬茶坊」，在明知近五十年已然過去，當年的林江邁不可能重現，只有這女演員明顯仿古作舊的林江邁，誇張不實的跌坐在「那」地點兀自掙扎。

駐足停留的女作家注視著女演員「日本國旗」彩妝，看到另一張搖移的在做比對、修正、補足的林江邁臉面。

遊行隊伍繼續前行，街頭劇依次還要開展。查緝員在擊昏林江邁後，受到羣情激憤的圍觀人

羣攻擊，慌忙向前奔逃，一面開槍。

不幸被擊中的旁觀民衆陳文溪，將要出場，他會一再的重複被擊斃命。

再要往前，行政長官公署屋頂上的憲兵，會用機槍向羣衆掃射，造成數十人死傷。

屋頂上的憲兵們會穿著如目前的鎮暴警察，他們手持幾可亂真的玩具手槍，槍口噴出的是一條條細長的紅布彩帶，像蛇羣紛紛昂揚吐出的火紅烈焰，便詭異的飄揚在陰黯下來的早夜。

（而遊行隊伍裏，沒有人刻意思及劇團的表演將到此全部結束，在窺視的眼眸裏，仍存在著那「死的寫真」無盡可能的化身。

哪裏還有比販菸婦人林江邁被以槍管擊打出血暈倒的「那地點」，更適合出現這集所有人驚悚、恐懼的「死的寫真」？窺視的眼眸裏，預先看到整個「天馬茶坊」的立面，排滿遭最極致凌虐，寸寸剝割的傷口張開的淒慘無言的嘴；被打出吊掛在眼眶的眼球，也正回視走經的長排遊行隊伍。

也還可能沒完呢！在不幸被槍擊斃命的旁觀民衆陳文溪死亡的「那地點」，黑白照片癱著手腳骨節被寸寸打斷的屍身，以歪扭的怪異姿勢，那人體結構不可能的扭結方式，癱在「死的寫真」裏。

或者，還有下個地方呢！走過槍擊處，一轉過街口，轉角處立即迎面而來一長排十幾處槍傷，每一處傷口都在巨幅黑白照片上，以不同圖像、盡情渲染不乾淨、不成形的血肉肢骨。黑白照片

少去血的顏色，傷口與血混雜成不易相互辨識的深色雜跡，便沒完沒了的一整街一整路的渲染下去。

哪裏還有比這事發之地更好公開那批「死的寫真」的地點？

而近五十年後穿行過的遊行隊伍，窺視的眼眸重疊著「死的寫真」傳說與想像中最極致的驚悚與恐懼。

那事件至今未完！

距今五十年前事發之地不過百來公尺的那老式透天樓房，二樓亮堂堂的開了所有的日光燈，一屋子慘厲白光下，王媽媽困難的扶住冰冷的銅棺，危顫顫的蠕動身體，幾經使力後終於站了起來。

窗外傳來低迴的歌曲，遊行隊伍顯然已到抵淡水河岸水門，那當年大屠殺的所在。透過麥克風的說話聲，〈黃昏的故鄉〉，在市囂與風聲中不穩定的時大時小飄搖過來：

叫著我 叫著我

黃昏的故鄉不時在叫我

叫我這個

苦命的身軀

略站一會，王媽媽走向棺材後方拜的一碗「腳尾飯」所在，顫抖著手點燃三支線香，雙手緊握轉身向臨街窗口，極其虔敬的朝窗外的天遙遙祭拜，再迴身拜過棺木，才將線香插在「腳尾飯」的白飯上。

然後，她走近前去，出盡全力，幾回嘗試後，終將銅棺棺蓋掀起。

棺內白煙迷繞，不斷添加的乾冰生成的煙霧並不會大量向上揚升，仍糾纏依附在第二層木棺木板上。王媽媽雙手合掌口中默唸，才伸手向薄木板棺蓋，這回，很容易的將棺蓋移向一旁。

濛濛白煙縈繞，平躺的兒子一如五天前在殯儀館時的裝扮，寶藍色西裝、白襯衫、紅領帶。經殯儀館上過妝的臉上，十分安靜，一種放鬆的、甚且是舒弛的神色，好似他終能將頭好好的枕著棺材板，將全身重量無礙的放在那躺著的小小木棺內，並決定不再睜開眼睛或揚起嘴角微笑。

王媽媽彎下腰，費力的打開移置到身旁的一隻手提化妝箱，剛掀起棺蓋用去她幾近乎所有的力氣，此刻雙手仍遏止不住的抖顫。所幸化妝箱箱門一開，一格格彩盤即自動移出，盤上數十格各式口紅、腮紅、眼影一應俱全，有的顏色甚且還全然未曾動用。

王媽媽從化妝箱底拿出一瓶礦泉噴霧水，朝躺在木棺裏的兒子臉面，仔仔細細的噴滿一圈。再取出卸妝的白色乳液擠在手指頭上，在兒子的額、雙頰、下巴四處均勻的點上，以雙手輕輕按

揉。

觸手肌膚不僅森冷陰寒，還彈性盡失。那乾冰顯然冷度不夠，不足使屍體凍硬，只能冷藏，便感到面部軟軟肌理，在手的撫摸下微微陷落，久久不見回復，而手指則恍若被下陷的臉皮吸附上去，沾黏不得鬆放，陷牢其中。

厚敷上的粉底已然乾硬，經此碰撞，便出現細細龜裂，一張粉臉上霎時縱橫盤繞細小裂紋，王媽媽再噴上更多的水霧，水滲入隙縫，被柔溶了的粉塊，能輕易的片片塊塊從臉面皮膚上揭起來，像剛剛揭起一整張臉、一張破碎的臉。

少去那層粉紅色澤的粉底，兒子的臉面霎時瘦陷一整圈，灰死的青白中還已然泛黑，崢嶸的浮著怒容，冤屈不平。所幸唇上仍留著原上的深色口紅，雖看來十分妖異，但至少是一點人的色澤。

王媽媽略一遲疑，不曾卸去唇上口紅，端詳著兒子屍灰冤鬱的臉，安撫的低聲說：「你放心，以後不免假了。」

然後王媽媽拿出化妝水、乳液，一道道、慢慢的逐一輕柔的拍上兒子臉面，好似生怕吵醒他似的。

俟化妝水、乳液乾後，王媽媽拿出一瓶粉底霜。以海綿沾上，小範圍、小範圍極其細緻的敷塗。然即便是水粉，也較以為的容易上，那肌膚已處於一種絕然鬆弛、放棄的狀態，甚且無從

將粉吸附。

往往海綿擦過，只留下一小薄層，其餘的仍隨海綿帶走。原還以為海綿上沾的粉不夠，再放量，那平癱下來的臉面，仍任由少許的粉，不勻的浮浮一層遊在上面，像腐敗的屍肉上開始長出白點霉斑。

只有海綿，沾了大量的粉底霜，濕濕的飽滿欲滴，侵吞吸附去過多的生息似的。

王媽媽愛憐的搖搖頭，低聲的、喃喃的說：

「懷你的時候，有一陣，臉上粉也全上不去呢！全浮在面皮上。」

放下海綿，王媽媽以手指沾粉底霜，厚厚實實的將稠濃粉底，以指尖一點一點、一滴一滴的輕按上臉面。

好不容易，那粉底在上了一層厚一層後，發揮了遮蓋的效果，原來的青黑不見，成爲一種女子

細緻的牙白。王媽媽用的是日本化妝品公司新研發出來的夏日美白系列。

效果略差的只有下巴處，從沒留意，兒子也長著連粉都遮不去的黑色鬚腳。王媽媽原想用剃刀剃除，但總要動到刀片，不僅不吉利還怕刮傷。王媽媽最後拿出一盒蓋斑膏，用棉花棒沾染，塗在鬚在處，將原有細碎的黑點遮去。

掙扎著要挺起身子稍略休息，長時彎著的上身傳來一陣撕裂的巨痛，王媽媽身體一傾順勢倒下來。她必須節省任何一點力氣，新上的粉也需要時間才會乾。那乾冰一直在噴出濕露，帶來陣

陣水氣。

究竟是那中年肥壯、軍人出身的情治人員走後，兒子才經常於睡夢中驚聲呼叫著醒過來，還是，於他每天到家中守候時，兒子便如此？

王媽媽朝自己搖搖頭。

他哪個時候得手、怎樣得手？自加護病房中會意到此事後，這問題便鎮日盤踞在腦中。

能怨怪的只有做母親的竟全然不曾往此推想，雖說其時周遭從不曾聽聞此類事情，才無從設想，但最主要、最不該的，是一直自恃自己的美色，以爲貪戀的是自己，才始終不願看清，延誤了時機。

（這一張臉，果真是禍害啊！）

王媽媽伸手撕扯自己的臉面，意識中仍存留的是過往人人稱羨的凝白肌膚，然觸手是粗凸皺紋與滿抓一把鬆弛的皮，王媽媽悚然驚醒。

蠕動身體雙手併力，王媽媽坐了起來，從化妝箱拿出一隻粉撲，沾滿蜜粉。原該在兒子臉面打好的粉底上拍蜜粉，妝才能固定，但又擔心好不容易才上的粉底，一俟粉撲按下，又會隨粉撲整片帶起，這回說不定連已鬆垮的整張面皮都連著掀起。略遲疑，王媽媽還是另拿起一支眉筆。

卸去殯儀館畫的兩道濃眉，兒子的眉本來不粗，王媽媽順當的描畫出兩道彎長柳眉，嫵媚的直斜插入鬢間。接下來在閉上的雙眼上畫眼線，原不困難。王媽媽用的是黑色的眼線液，手一直

抖顫，無從一筆畫到底，但仍力持要畫得勻稱。眼影選用紫紅配淡金，那一雙深陷的雙眼皮大眼睛，便色澤繽紛了起來。

（原該張開眼睛，才能看眼線是否被雙眼皮吃去，矯正該畫高些、或貼近眼瞼周遭弧度。）

「張開眼睛往前看，才知道眼線有沒有被雙眼皮吃去呢！」

王媽媽對著棺內的兒子，絮絮的說。

口紅就容易了。王媽媽拿出唇筆，就著兒子原塗了口紅的唇，先描好形樣。兒子的唇小而薄，

王媽媽盡量的將唇線畫出唇外許多，再填上口紅後，便成一雙豐實肉感的紅唇。兒子聽到開門聲，從鏡中轉過臉來時，手中也正拿著一隻口紅，只他的唇才畫好一半，口紅也是遠遠的塗到上唇外，如繼續畫好下唇，會是一雙豐厚肉感的唇，顏色還是嬌豔欲滴的鮮紅。

那夜原本到南部聲援廢除戒嚴後最終一條惡法：刪除刑法一百條。演講會通常十一、二點結束，本不打算當日回來，也打過電話告訴兒子明日才返家。

適巧有人要開車連夜北上，王媽媽想高速公路晚上較不易塞車，搭便車回台北已近凌晨三點。習慣性的要看看兒子，這是三十多年來的習慣。自他出生，不論外出到哪裏、做什麼，回到家不管時間早晚，第一件事，便是確定兒子還在。總害怕兒子一不在眼前，即可能就此不見，眼見心安，至少是種保障。

輕易的打開兒子未上鎖的門，一屋子柔媚的粉紅色燈光下，轉過來兒子畫滿脂粉的臉，手上還拿著一隻口紅，只塗好上唇。

他上的是極白的粉，而且只擦在臉上，脖子、裸露的前胸相較下一片焦黃。在這面具般的白臉上，已描好一雙彎長柳眉，用了濃重的紫紅與金色眼影，眼線畫得十分誇張不準確，描在眼眶外，撐得雙眼皮的眼睛好似時時大睜，永遠在表示驚訝似的。

頰上暈不開的腮紅是鮮豔的桃紅色，全集中向顴骨成兩大團圓點，像早期鄉間婦女剛開始化妝易畫的「日本國旗」式腮紅。

而只畫好上唇的口紅，往外塗的功夫顯然極差，參差不齊的突出上唇外。少了未塗口紅的下唇，便有如張著嘴，一直在找尋另一半口唇，方能說出未畫的話語、傳不出的聲音。

王媽媽以唇筆將唇線盡可能往外畫，描出一雙豐厚的小嘴，再以唇刷沾上鮮紅的唇膏，滿滿塗上。原殯儀館上的深色口紅仍在，要再覆上一層相當容易，不一會，一雙肉質豔豔的紅唇，便閃著新添的鮮紅螢亮色彩，潤澤生輝。

「我知道，你要的就是這款嘴。」王媽媽顯得滿意的說：「誰人看了都想親一口。」

兒子的鼻梁本來就高，無需在鼻翼加上陰影，也免得太高的鼻會破壞小心要塑造出的臉面柔和感。王媽媽接著拿出桃紅色的腮紅，就著臉頰側端，輕刷上一層，薄紅的紅潤，那臉面霎時間有了氣色。

「你那『日本國旗』型的腮紅，實在歹看，還要那樣畫嗎？」

王媽媽充滿商討的語氣說。

稍略端詳，王媽媽還是在顴骨上補上更多的桃紅色，但盡量讓兩頰兩團紅色，次第暈開。「這樣就好了啦！」

乾冰釋出的氤氳白色煙霧，低低的迴繞在銅質棺木裏遊走，木棺裏躺的屍身著一套寶藍色西

裝、白襯衫紅領帶一應俱全，還留著西裝頭，但臉面是畫成五彩繽紛的全然女人的臉。

怪特詭異不協調中，便有若頭頂、臉、身體是一段段不同的人體銜接起來，相互錯置的扞格中，那臉恍若只剩下一張彩妝人皮，虛虛的浮在縈繞的白色煙霧中，兀自傾國傾城的鬼魅般的妖媚炫耀。

而王媽媽癡迷的凝視，喃喃的說：

「我那不會注意你的臉化妝，與我這款相同呢！好親像是我躺在裏面，你就是我呢！」

是怎樣從兒子的房間退出，王媽媽全無記憶，只一再懸念兒子彩妝的臉何以如此似曾相識，一定在哪裏見過。而她還記得將門好好帶上，清楚的聽到門鎖卡一聲，吃進木質門框內的聲音。

夏末的深夜，竟然已略有寒意，王媽媽在街上走到天光日出，整個都市轟轟的動了起來，仍沿著一條條街，一直走下去。

她就此不會回家。

接下來大半年，兒子尋找她，試圖見她，王媽媽則連電話都不接。之後便總有傳聞，有人在深夜的新公園，看到形似兒子的男人，依偎在中、老年肥壯的男人身上；在隱匿的、以俱樂部方式存在的酒吧內，看到醉倒的兒子摟著高壯的中、老年男人。

在那追逐年輕身體的圈子，俊美的醫生專揀中、老年男人，是為異數且如此公然無有遮攔，很快便使他名聲遠播。

然而傳聞中人人都說：

「很像而已，絕不可能是王媽媽的兒子。」

王媽媽的兒子是悲情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遺腹子，是王家要重振家聲、光耀門楣的希望。（那正嶄露頭角的內科醫生，也不可能如此自毀前程。）

傳聞紛紛，卻沒有任何人膽敢同王媽媽當面說及。那反對陣營代表勇敢、堅持、無私的王媽媽，哪裏有她就有愛、寬容、支持與撫慰的王媽媽。（怎能與此不名譽的事相關聯？）

而那半年裏，王媽媽真是不要命的投入海外黑名單潛回台灣落籍的抗爭。她甚且陪同幾個由祕密管道回台的黑名單人士，一整個月以打游擊的方式在鬧區街頭露宿，一被警力驅趕，則遷至他處，抗議布條四處張掛，海灘傘一張，風雨無阻繼續露宿街頭。

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，沒有王媽媽，年過六十好幾的王媽媽，整個月不定點的睡街頭，在各式抗爭紛起的其時，這場黑名單落籍之爭，不會吸引如此多關注而至有關當局同意研擬新的海外戶籍政策。

王媽媽卻也在這場抗爭中失去健康。她最後離開現場是昏迷中由救護車送進急診室，並在病房中躺了大半個月。

出院後不多久，王媽媽即再次進醫院，加護病房裏躺著的是大半年不曾見過面的兒子，明顯消瘦許多的身軀不時痙攣蠕動，緊閉到額上起了深深皺紋的雙眼，就再不會睜開過。

床頭病名標幟上寫的是：

猛爆性肝炎。

醫生護士那般如臨大敵的警戒的小心翼翼，所有人都明白另有隱情，做母親的也了然於心。只是誰都不曾說破。

在加護病房兩個星期，甚且到臨終最後一刻，兒子始終都沒有再醒過來。做母親的見到兒子的最後一面，便是深夜開啓的門後，一屋子粉紅色迷醉燈光下，轉過來兒子塗滿脂粉的臉面，手上還拿著一隻口紅、只畫好上唇。

那門在悔恨的母親心中，無止無盡的重複開啓。那扇門不斷的被打開後，她看清了所有一切，連最微小的細節都不會漏失。

她看到他面前的矮几上，有一頂黑色假髮，大捲大捲的長髮，一股股蛇般的自几上彎扭的垂落，好似搖搖晃晃的在遊走。她還看到他的身上，穿著一件粉紅色的露肩高腰睡衣（或禮服？）俗麗閃光的人造緞面，鑲飾著耀亮的假珠寶，敞開裸露的領口有一圈同樣染成粉紅色的雞毛（或

塑膠刷出的假毛？），蓬蓬鬆鬆的周圍著畢竟是男人粗大凸顯的胸骨與喉結。

淚水湧上模糊了王媽媽雙眼，她慌忙以手拭去。是不是有一種說法，親長的淚滴在棺木中的死者身上，會使他浸身血池，永不得超生？

王媽媽以雙手撫住銅棺邊緣，支撐著要直起彎了大半天的腰，一陣巨痛撕扯般從脊背傳來。王媽媽放棄站起身，將身子匍匐在地，朝廳後面的房間爬去。

仍是三十幾年前的新房，只不過一切俱已殘舊。雕花紅眠床顏色褪暗，一組當年想必最時新的沙發椅面崩壞、露出一圈圈彈簧，衣櫃面貼的昂貴的木質圖案浮揭起，有許多地方並已掉落。然在這殘舊的屋內，不知怎的仍存有一種旖旎風情，徘徊在明顯看得出是當年新娘陪嫁的家具中。

王媽媽爬進屋內角落一口樟木箱，費力的打開箱蓋，一滿箱衣服，最上層是一件粉紅色的日式浴衣（ゆかた，俗稱 Yukada），那浴衣材質是真絲，老舊了的絲質粉紅色不再輕柔，粉紅也幾褪盡，成一種沉舊的屍白。

王媽媽極其小心捧起浴衣，下面是一件摺疊得極為平整的老式男人西裝上身，西裝裏還套著變黃的白襯衫，領口端整的繫著一隻花領結。

王媽媽將手輕放西裝上，好似一使力那衣裝便將化為灰燼。

關好樟木箱王媽媽抖開浴衣，那勉強仍稱得上粉紅色的長浴衣下端畫有一圈羽鶴，一隻接一

隻展翅飛翔或回身啄翅，畫工高超線條栩栩如生，只顏色沉黯後，再栩栩如生的鵝，也老死在枯紅的布面上。

王媽媽將衣服擁入懷中，臉面貼著冷涼的真絲，有一會後，才將衣服披在肩膀處，爬回前廳棺木邊。

「這はお母様成親那晚穿のゆかだ……，你們現在說叫睡衣。就穿那麼一晚，……實在說，一晚都沒穿完，天未光，你お父様被帶走，就換下來了……。」

王媽媽絮絮的同兒子說，一面將浴衣敞開，一隻袖子套入兒子放於身邊的右手臂。那身體已然僵硬，所幸日式浴衣袖子極為寬大，肩膀接處還留下另個開口，王媽媽沒什麼困難的套進手臂，再將衣服一點一寸從兒子平躺的身下塞過去。

兒子穿的是生前常穿的西裝，看不出胖瘦，俟手一觸摸，才感到兒子平躺的身軀下留著很大的間隙，那薄絲柔滑的順利穿過。

「怎麼瘦得這樣子呢！」王媽媽喃喃的朝兒子抱怨。

匍匐爬到棺木另一邊，王媽媽沒什麼困難的將浴衣從兒子身體下抽出。困難的是要套入已僵直的左手，一再嘗試不成功後，只有從化妝箱取出薄刀片，將肩袖縫合之處略折開一些，由此開口套進兒子左手臂。

將整件浴衣拉好、衣襟拉齊，再縫好折開之處，繫好衣帶，長浴衣便能遮蓋到兒子膝下，只露出一截寶藍色的西裝褲與皮鞋，而領口處的斜襟內，則露出打著紅領帶的白襯衫。

「你放心的穿去吧！這件ゆかだ很輕，穿著一點不累贅，放心的穿去吧！」

王媽媽坐在棺材邊，看著棺內留著西裝頭、一臉彩妝，西裝外罩著粉紅色的浴衣的兒子，安靜的端詳，眼中有著無盡的慈愛。

窗外隨著風勢，不時傳來河畔演講會場麥克風擴散的講演與歌聲。〈黃昏的故鄉〉做為前後演講者中間的間奏——仍不時搖移過來開頭幾句歌聲：

叫著我 叫著我

黃昏的故鄉不時在叫我

叫我這個

苦命的身軀

王媽媽微微笑著凝視著兒子，那倦累隨著放鬆下來的心神蒙蒙的罩上，王媽媽閉上眼睛，也不知道過多久，恍惚只是剎那，王媽媽猛地警醒過來，悚然張開眼睛。

「那會忘掉了呢！」

打開化妝箱第二層，裏面是一頂黑色假髮。

「不是你喜歡的長髮，但同樣是捲髮，有總比沒好，你說是不？」
將假髮爲兒子戴好，一頭短捲髮遮住原來的西裝頭，原怪異的不倫不類不再，臉上紅紅白白的彩妝霎時有了歸屬，各就各位的找到了依附。

然兒子看來就此真正的陌生。

「敢還是你？」王媽媽遲疑的問：「你還在嗎？」

乾冰氤氳煙霧絲絲飄移，淺淺的在棺內游走，王媽媽低頭臨近的凝視，深深的回想那捲髮遮去的原西裝頭、彩妝遮去的原來臉面、襯衫領遮去的喉結、紅色浴衣遮蓋下的穿西裝長褲身體形樣，而後滿意的微微露出笑容。

時間過去，窗外斷續傳來的演講不再，飄來誦經聲，樓下守候的中年女人揚高聲音在問：

「王媽媽，就快放水燈了，妳準備好了嗎？」

「再等一下。」

王媽媽伸出手，輕輕的撫遍兒子全身，無盡慈愛的朝著說：

「放心的去吧！不免再假了，你好好的去吧！從此不免再假了！」

蓋好薄木棺材板，王媽媽拿起置於身旁的鐵鎚與鐵釘，對準棺木邊緣，重重的一鎚敲擊下去。聲響引來雜沓奔跑上樓的腳步聲，王媽媽甚且不曾抬頭，繼續一鎚鎚的敲打下去，一面仍輕聲的一再說：

「……從此不免再假了，放心的去吧！……。」

由於不熟悉，鐵鎚敲落處，不一定擊中大小的一根鐵釘，不少次打到的是扶著鐵釘的指頭。

王媽媽全無感覺似的，繼續一鎚鎚、一根根鐵釘的接連敲打下去。不一會，鮮紅色的血，從指尖滲出，滴滴點點落在木質棺蓋上。

是夜

電視不斷插播黃昏時分延燒東區一棟大樓的災情，由於死亡人數逐步高增，已達六十幾人，隨著是夜來河畔參與那事件和平紀念會的人們，带到了在場的羣衆間。

那場被認爲是截至當時，單棟大樓死亡人數最高的大火，起火原因未明、火勢亦不見得特別大，只是在三、四樓悶燒。但由於整棟大樓屬密閉玻璃帷幕牆，濃煙隨中央空調迅即擴散到各樓層，死亡的人多數吸入過量濃煙致死。

女作家在等待放水燈前煩長的政治人物（反對陣營中的各級民意代表們）致詞中，到河畔一家小吃店買飲料，看到電視正插播這則新聞的最新狀況。

她先是訝異的發現，那失火所在，就是昨日與攝製錄影帶導演約見面的化妝師工作室大樓。隨後她從播報新送來的死亡名單中，聽到播報員就打出的字卡唸出那女化妝師的名字、職業、年

齡、籍貫。

女作家張開嘴，整張臉陷於一種極致驚恐的扭曲中，發出一聲夾帶呻吟的尖叫。播報員繼續播報，女化妝師從五樓窗口墜落，前額碰撞到地面流血昏迷，送醫急救無效，於半個多小時前死亡。播報員並覆述，先前已於火場中，發現起火時正由化妝師化妝的一名新娘，穿著一身新娘白紗禮服，連頭上罩紗俱全，被濃煙嗆死在工作室中。

不大的電視機畫面可見一個白衣、蓬裙的女人身影，倒在水漬濕的凌亂房中。基於媒體自律不會正面拍攝，看不清新娘的臉，但可看出她全身完好、不曾遭到火燒，只是以一個十分怪異的姿勢、好似上半身全折向一旁的倒臥，等待著什麼似的。

播報員繼續說，據現場的消防人員稱，那新娘已化好一臉彩妝，全身穿戴整齊，不知何以不會和化妝師一同企圖自安全門逃生，留在工作室內被濃煙嗆死，死亡時臉上安詳平靜，不見驚慌。

女作家伸出手撫住臉面，這回，尖叫聲卡在喉嚨裏成一聲呻吟。立即臨上的是那化妝師上妝時、略粗糙帶硬度的指尖在臉上留下異物入侵的不快感覺。隨著清楚知覺化妝師已死亡，那略粗硬的指尖廝摩的接觸，便以無與倫比的清晰、一一重現於整個臉面四處。

彷若化妝師撫觸臉面的指尖方離手。

女作家感到整張臉細細的無所不在的抖顫起來。死亡於是成爲化妝師的手留在臉上的印記，那般的真實與臨近。

「她怎麼可以這樣就死掉，她還這麼年輕，她怎麼可以這樣就死掉，她下午才告訴我，買了這輩子第一個房子，貸款都還沒有開始付呢！」

女作家紛亂的朝小吃店的老闆說。看來五十多歲的婦人「是啊！是啊！」同情的回應，然後因憂慮而顯陰沉的道：

「今日一定是歹日，才會冤氣那樣重，妳看，一死死六十幾個。我做囡仔時，就聽講二二八那陣，就在這所在，殺人殺得河水變紅色，死人丟入去河裏，浮起來時，一粒頭腫得三、四粒大，黑且凝血，滿面花彩彩。有的目珠、鼻、嘴給魚吃了，無鼻、缺嘴的滿滿是，整條河臭到總督府那邊攏聞有。」

然後婦人壓低聲音：

「死這多人，這多冤魂，快五十年攏無超度，攏留在市裏無處去，走來走去四處找替身，當然一死死六十幾個，攏鬥陣叫去……。」

女作家匆忙付過錢，快步轉頭離去，仍聽那婦人朝身旁的人繼續在說：

「歹日，今天是歹日，才會冤氣那樣重，連未入厝的新娘，攏來叫去，親像鬼娶親，妝得好好水水才要去……。」

女作家快步朝聚會所在走去，那河岸照明原就不足，陰寒偶飄些小雨的夜無星無月，迎面的

風夾帶河水的腥腥臭味。那河在多年環境污染後，夏天裏根本無法靠近，即便如此冷天，也有一股悶悶的穢氣，彷彿堵塞著近半個世紀的臭味，依舊縈繞發散。

紛亂的思緒來到女作家心中。照時間推算，是日下午她最後一個上妝，化妝師替她化好妝後說要趕回去做新娘定妝，趕去赴的，事實上就是那場大火，那逃避不掉的死亡邀約。

她爲什麼要那麼拚命工作（爲了貸款都尚未付的房子），一個工作接另一個工作？她本可以留下來看那場她做造型的街頭劇，那麼她就會看到飾演林江邁的女演員，怎樣頂著她製造出來的額頭上傷口與一頭血紅的番茄醬（而不是她自五樓墜落，額頭觸地流血昏迷致死）。

女作家伸手撫摸自己臉面上的彩妝。

「那化妝師等於替我化好妝後一、兩個小時，便死了。」

整個著妝的臉面，有著密不透氣、窒息的封閉，皮膚爲粉底隔絕與外在空氣的呼吸，悶悶的整個臉面都被蒙住。

「她生前最後一個化妝的是那新娘，可是新娘死了，我便成爲她生前化妝的最後一個人……最後一個活人。」

「我這一臉彩妝便是由一個死了的化妝師化的。她死去了，我的妝卻還在。」
一陣毛骨悚然的驚悸湧上，女作家以手拭擦臉面，希圖能拭去彩妝。如若經那死去的化妝師化了妝後的便成爲死人，一如新娘妝罷等待著的即是死亡，還有那妝成的林江邁與被射殺的圍觀

民衆陳文溪，那麼自己這一臉化了彩妝的臉容，便也是死亡要的形樣？

慌亂中女作家感到手並不能拭去牢固附臉上的粉，拿出一張面紙，用力拭擦，黑暗裏，也無從辨識究竟拭去什麼留到紙上，只感到那上得太勻稱的粉，有如另一張不透氣的皮、仍緊固的貼在臉上，能擦去的只是一層浮粉。

那彩妝仿若就此依附成爲另張臉面，帶來毛骨悚然的恐懼，女作家全身遍起一陣雞皮疙瘩，甚且布滿臉面。

立即來到心頭的是日間聽來的有關「死の寫真」。

祕密流傳的耳語像滾動的雪球，在夜間已然匯聚成那受難者的妻子，不僅用閨閣裏常用的針線刀剪，以納鞋的粗針穿著韌質的麻線來縫合迸開的傷口，更以她日用的化妝品，在針線縫合處一針一線細細敷塗，以期以粉底蓋去線痕。

更有傳聞由於屍身遍體殘破，巧慧的閨閣女子，就廚房鍋子裏的白米飯，壓捏搓揉成眼球大小的丸子，填進丈夫被尖刀戳去失散不見的左眼，好能使眼眶看來不至凹陷成窟窿。

傳言巨細靡遺的指出，爲了使白米飯搓圓製成的眼球逼真，妻子還以眉筆在飯球中心畫上像瞳孔大小的黑仁做爲眼瞳，希圖丈夫在陰間能以此視物。

而對子彈穿過留下開洞無從縫補的肌膚，據聞巧慧的妻子漏夜以石磨磨糯米製成糯米團，再加入一點節慶做紅湯圓的紅色料，調成粉粉的膚色。

妻子將柔軟延展性良好的糯米團壓成薄片，覆蓋在無以修補的傷口處，宛如一層新皮。更有傳聞連丈夫被刑求「宮刑」剝去的生殖器，妻子也以此材料仿照捏塑。

如此，做妻子的以著對丈夫情深至極的記憶，重塑修補好丈夫的遺體，逼真安詳、完整無缺的拍攝成最後一組「死的寫真」。

女作家用力的一甩頭，企圖甩開那白米飯捏成的眼球與糯米團製成的睪丸陽具。而耳邊依稀傳來被風吹得零落的麥克風聲響，是個女人的哀泣。

會不會正在公開那批「死的寫真」？整天的活動已進入放水燈前的最後高潮？

（而果真有這樣的妻子，以此方式留下丈夫的遺容？）

在那照片足以羅織罪名，有關當局能憑藉一張共同拍照的照片，按人像索驥的——逮捕。在大量照片被燒毀以免擴大無謂牽連的其時，真有這樣的妻子，費盡心力，只求能留下丈夫的死亡圖像？）

而這人像，特別是這張臉，又果真能串聯起怎樣的認同？個人或集體的某種記憶？

驚懼中女作家拿出新的面紙繼續拭擦，剎那間，她觸及並意識到兩道經由化妝師以剃刀剃過修飾的眉。

女作家頹然放下手。

就算她能拭去彩妝，拭不去的還有化妝師方為她修剃定型的眉，那依化妝師意願修過的眉形，

不更是一種持久的印記，牢固深刻的銘印，好做為與死亡之間的牽引！

一時之間，女作家感到那近五十年前冤死在河畔，至今仍遊蕩的冤魂，都由著這剛死去的化

妝師修剃做印記的雙眉牽引，紛紛的朝著湧流來。

在那無星無月冷風絲絲迎面鑽拂的陰黯河畔，女作家一身冷汗朝前不遠燈火明亮處的演講台快跑過去，心裏呼喚著：

那超度冤魂的誦經放水燈，怎麼不趕快開始。

王媽媽坐在一張藤椅，由四個看來是都市勞工階級的粗壯中年男人抬著進會場，台上的演講、致詞已近尾聲。

司儀透過麥克風向羣衆介紹來到現場的王媽媽，立即遍響起一陣熱切的掌聲。司儀解釋，原安排王媽媽講幾句話，但她適逢子喪、身體不適不克上台，但放水燈將由她帶領，以酬謝王媽媽以一個受難者家屬，長年對民主運動的貢獻，及參與籌備這次紀念活動。

場內又響起一陣更熱切、持久的掌聲。

王媽媽癱在藤椅內，她的整個身體由於如此削瘦，皺縮成一團，便空空蕩蕩的只夠塞在藤椅一角。而且她似乎已然用盡所有的力氣，連坐都無從坐住，在藤椅內不斷溜下來，得由兩旁一直跟隨著的中年女人，自腋下攙扶住。

她的臉面有一種如釋重擔的空茫，甚且沒有悲哀，掌聲響起之際，也不見有回應。在身旁兩個女人提示與協助下，方舉起手做招呼，她的左手手指纏滿紗帶，鮮紅色的血，仍不斷的在滲出，染紅了白色的紗帶，便似飽含鮮血的血手指，隻隻腫脹數以倍計。

已臨十一點，台上司儀在〈黃昏的故鄉〉音樂伴隨下，做紀念晚會最後收場。身為受難者家屬的司儀，以著她溫婉的聲音，綜結是夜的講演，真正是如泣如訴的說：

「近五十年來，這是咱第一次能公開弔祭二二八受難者，千千萬萬屈死的冤魂，終不再背負種種不實的罪名，以本來面目面對歷史，洗清冤屈，見證台灣外來者統治宿命的悲情。咱，做為受難者家屬，終能將這近五十年來暗藏的苦痛，公開的、正式的說出來，不免再假，不免再說謊，假裝沒這個事件發生、咱的親人不被殺、被關；不免再假說咱心不碎、不怨恨、不苦痛。今晚，咱終能大聲說出咱的悲情、咱的血淚，今晚，代表的是謊言結束、公義開始，咱要繼續努力、打拚，一個新的時代，台灣人做主，不再受壓迫的新時代，才會開始……。」

台下的羣衆，則經由帶領，秩序井然的朝河下游方向移動。走在最前面的是兩列出家人，他們屬一個新興的佛教團體，一向熱中參與街頭運動。剃光頭的師父們身著黃色僧衣、外披猩紅袈裟，雙手胸前合掌口誦佛號。一行火紅的身影，在無星無月的暗夜下，只憑藉演講台傳來的微弱光亮，黑暗中的紅影，特別含帶血腥，隱藏著重重罪愆冤孽似的。

緊跟著的，是坐在藤椅內由四名粗壯男子抬著的王媽媽，為讓她能坐穩不致滑溜下去，他們

將椅子前端抬高。王媽媽手中，捧著一只蓮花燈。

王媽媽身後，兩人分抬一只巨型水燈。以竹和紙做成的一幢華宅，有五、六尺高，白紙糊成，但屋簷起翹青瓦碧綠，正面高門巨窗，柱上雕梁畫棟，以五彩色紙貼剪裝飾，才添些許熱鬧。只這華宅無有門扇，門處是個大開口，可見裏面一無陳設，中心插一根粗大白蠟燭，地面上鋪一厚層冥紙。白色爲主的華宅水燈，在陰暗中，一團森森白影。門楣處一張橫匾，墨汁淋漓的幾個字——

「二二八事件冤魂」

跟隨著這大型水燈，方是長列遊行隊伍，有人懷抱死難親友遺像，有的手捧水燈：或蓮花、或屋宅造型，都只有一、兩尺大小。水燈尚未點燃，原灰撲撲的遺像幾辨不出人影，這一長列人羣，便在暗夜裏哀淒靜默肅穆的朝前。

河畔下游水門處，道士們早已設壇祭拜誦經超度，火把加上電池大型燈光的照明，道士們身著繁複彩繡的道袍白晃晃的耀亮。整個祭壇在黑暗的河畔，真可做爲四方的接引，從遠處便可見的華光。

十一時正，放水燈開始，手持水燈的家屬們，站滿河畔，最先被放入水中的是那只上書「二二八事件冤魂」的巨型水燈，紙糊的白色華宅站在一塊木板上，屋內蠟燭已經點燃，由幾個男人抬入水中，穩穩的放在水面上，再推向河中央。

那屋宅形樣的水燈內燃著溫馨的燭光，便緩緩的浮流在全然黑暗的水面上，像一個點上燈的家，溫暖的召喚未歸人，靜謐玄妙安寧，恍若真可牽引那近五十年來仍四處徘徊無處依歸的三三

八事件冤魂，引領著他們隨著亮光來接受超度，好能早日脫離苦海冤孽。

人羣齊注視著漆黑河面上那浮流的神奇華光，紛紛有了嘆息和低落。王媽媽在那大型華宅水燈漂流向河中央時，放下她手中的蓮花燈。尺來高的小小蓮花，開展著白色和粉紅色的薄紙重重瓣膜，在中心燭光照亮下散發著粉粉的柔紅，無盡的思念、無邊的包容，只瓣瓣是滴滴的血淚。

受難者家屬們也一一將水燈放入河中，一時，岸邊水面上浮著上百盞蓮花、屋宅水燈。一幢幢小小上燈的屋宅，是開啓一扇扇大門的人家，來迎接未歸的家人；而一朵朵象微贖罪、接引的蓮花，在水面上遍遍開展，像黑暗的地獄之水上長滿遍體光華的蓮花，只要踩著這朵朵心蓮，便能一步步通向歸家的路、通向光明與救贖的所在。

誦經的誦唸與法器敲擊聲持續，夾雜著受難者家屬的呼喚：

「×××，來啊，認路來超度，還汝清白，早日歸天，×××，來啊！認路……。」

然岸邊水流幾近靜止，流速極小，小盞小盞的蓮花、屋宅水燈，在近岸處載浮載沉，無能向下游漂去。只那盞召喚全體三三三事件冤魂的大型水燈，入水時由人在水中先帶離岸邊至水流中央，方能隨河水流動的水流，向下游行去。

許是與河岸的距離拉長，那盞水燈感覺中愈走愈慢，便有若整個屋內已逐漸裝載滿循光前來的冤魂，愈來愈顯沉重。而後，該是蠟燭燒至紙屋內堆疊的冥紙，乍然間好似來一把天火，火苗竄起，整棟屋宅陷入一片火海，迸發的火星火苗，將鄰近河面映照得光明輝耀，好一幅功德圓滿的化昇之勢。

在眾人皆凝目注視那身繫三三三事件全體冤魂的大型水燈，火樹銀花般的起火延燒時，沒有人留意到王媽媽如何將整個身體仆向水面。

直到身體重量觸及水面撲一聲巨響並濺起大片水花後，身邊才有人驚覺移回視線，王媽媽已整個臉面、前身浸入水中。就近幾個人慌忙下水將她扶起，有人一試鼻息，大聲呼叫：

「沒氣了，沒氣了，……快急救。」

將王媽媽平放於岸邊，慌亂中呼喊醫生、要人羣移開的雜沓聲中，全身濕漉的王媽媽，蓄留的水珠在多皺紋的臉面上縱橫滑落，像串串永不枯竭的珠淚，然她雙眼安詳闔閉，嘴角還若隱若現一絲微笑。

「看，她都沒吸進水，也沒被水噏到，一定是先昏倒才栽落水，要不然，就是先閉住氣，沒呼吸了才落水。」人羣中紛紛有人說。

倏然迸出一聲淒厲的慘嚎，是那幾天來一直伴隨王媽媽的中年女人，慘呼一聲「王媽媽」後，哽咽的斷續哭訴：

「我看伊的蓮花燈，……燈上寫四個人的名字，伊大伯、伊廷、伊子，還有伊自己的名……我早就該知影，代誌不好……一定會出代誌……。」

有人跑上前來，粗魯拉開哭嚎的女人，扶起王媽媽要施行人工呼吸。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扛著機器趕快閃避一旁。

卻是無意中抬起頭來，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，看到王媽媽先前放的、滯留在岸邊的那盞蓮花燈，隨著王媽媽仆身倒向水裏的拍打力量，得以脫離岸邊死水，躍浮到水流流動的深水處。小小的蓮花燈，便好似以王媽媽相許的生命換來的力量，輕靈的躍接上新覓得的活水源流，以相當速度，順捷的向下游行去。

先前那只大型豪華水燈已燃盡，黑暗的河面上，只見這一盞小小的蓮花燈，散發著夢幻般柔

柔粉光，如此孤寂靜謐，但又如此神奇玄妙的帶頭前行，浮游向冥冥之中奧祕的未知所在。

淚眼模糊中，負責錄影帶製作的導演扛起機器對準那水燈，想拍下這靈密的景致，然他立即發現，那小小蓮花燈的熒熒光亮，鏡頭錄下的將只是一片黑暗。